

## 武州山记

□ 喙林儿



暮色越来越深了。沿京拉线向东，驶入吴官屯煤矿左侧的一条无名公路，继续向前，就行进到武州山腹地了。无名公路是2010年之后开通的，坡度和转角都比较大，没走过这条路的人，开得很谨慎，不太能够特别看清楚前面路况。之所以新开通一条路，据说是为了减少山南麓车流，畅通旅游专线，减少污染，保护云冈石窟群。

这条路其实并没有多长，不过10分钟左右的车程，就汇入前面的339省道了。

也就是这10分钟路程，让我无数次在奔向回家的路上，和武州山上的黄昏相遇。透过后视镜，有时候，无意间能瞥见西天落日余晖的万丈光芒，更多时候那景象是没有的，霞光全被山峦收走了，和东方的天空一样，都是灰褐色的，四野也一起陷入暮色。

这时候，路两边山坡上、沟壑里，那些零落或成片的松树、槐树、榆树、杏树、桃树，和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树以及或青或枯摇曳在风中的草，都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，这座山仿佛正被一种力量掌控着，无边无际的时间和空间概念蔓延挤压过来。车里的人是沉默的，无论是谁，只要一发声，那些美妙的感觉瞬间就消散得无影无踪了。

山冈起伏伏  
不断拉长黄昏最后的线条  
那些沟壑  
绕过来，又折过去  
重复昭示命运的玄机  
马蹄声消失在一个国度，昙曜远走  
佛心肃穆宽大广博无边  
此刻，一秒钟，就是一生  
你一转身，正是几个世纪的轮回  
——《黄昏覆盖武州山上》

这是多年前的一个秋天写下的，而这种感觉并没有止于那个秋天的黄昏。更多更多年前，还没有这种神秘感觉的时候，我和几个子侄来到了这里。山顶上，刚刚入秋，田野看起来依旧青色一片，正在灌浆的麦穗低下了头，风吹过，一波一波麦浪起伏。麦田旁，五颜六色的野花散落一地，在无边无际的空旷里忙着招摇各自的炫美。我们小心翼翼地行走在田垄上，生怕踩到什么。很快地，裤脚上就满是藜藜，怎么抖也抖不掉，像黏人的孩子，只能由着它们任性。蒲公英的

颈项伸得很长了，无意间一碰触，它颈项上白色的花絮就飞起来了，在空中娉娉婷婷飘呀飘，一直飘往远方飘往看不见的地方。青蛙和蚂蚱不时从我们的脚下蹦起，然后，留下一阵蛙声和一些细碎的虫鸣。

因为田野里美丽羁绊，竟忘记了此行的目的，等我们穿过一面高高的墙壁上的一个洞口，进入云冈石窟的时候，已经是黄昏时分了，里面游人全无。子侄们又开始嬉戏打闹，奔走游玩，像是踏入更为平坦的田野里，无拘无束。

而我，就在那个黄昏，面对着在暮色下依然微笑，看起来更为庄严肃穆的大佛，突然生出一种敬畏，并为自己带着一群孩子穿墙而入的行径羞愧不已。

此后经年，云冈石窟修缮得越来越好了，大气、恢弘，令瞻仰者惊叹动容。后墙上的洞口估计早就更不存在了吧，我也再没有看到、更没有踏上曾经的那片麦地。或许，随着周围居民的陆续搬迁，山顶上不再耕种，变成一片又一片绿植了吧。

最近，阅读于立强先生著的传记《高僧昙曜》，他在书中说，古时，但凡都城西部的山一般视为神山，皇家的很多活动多在西山上完成。昙曜当年选择平城西25公里处的武州山斩山开窟，在石头上雕凿出世界文化之瑰宝，除了武州山南麓前面不远的地方，有武州川水流动，也和这个固有的思维分不开吧？

从云冈石窟大门进入，穿过山堂水殿，然后经过礼佛路，进入石窟群。石窟群广场上有一尊昙曜雕像，皮肤黝黑，高瘦矍铄，仿佛一精魂站立在石佛们对面，与我想象中的高僧昙曜完全吻合。时间尽管经过了1500多年，他还衣袂飘飘活在佛国的世界，参禅，寂观。

武州山南麓339省道旁，花树繁盛林木茂密自不消说，南麓的云冈石窟受到了不同肤色人种的敬仰，包括那些信佛的和不信佛的，也不消说。我想说的是，山上的树木也一年比一年繁盛茂密了，山顶之上看不到传说中的石窟开凿之前就香火旺盛的通乐寺，连遗址也没有，那些瓦砾都消散在了时间的长河里。

黄昏时分每次开车行驶在这一小段无名的公路上，都会陷入那种神秘的思想，目及林木沟壑，在暮霭和烟霞里，看到了千年之前，也仿佛看到了千年之后。

## “说”与“数说”



大同方言

老大同话中，“说”有责备、指责、批评的意思。比如，“你做错了，人还不能说了？你真以为你毛硬了？”“那天还不是为了你，可叫人家说了个灰！”“一个儿（你个人、你自己）做上没理的了，还不叫人家说几句！”，以上三例的“说”都是这一义项。

“说”字的这一义项，这种用法，也不是大同人独创，而是先祖古语的传承。在古代汉语中，“说”字有许多义项，其中之一就是责备、教训。可以追溯到先秦或更早，而且是正儿八经的经典《周礼》之第三章《春官宗伯》记载：“掌六祈以同鬼神示，一曰类，二曰造，三曰禴，四曰禘，五曰攻，六曰说。”汉代著名经师郑玄注曰：“以辞责之。”（《周礼·太祝·注》）所谓“以辞责之”意思很明白，就是通过语言责备。

大同方言还有一个双音词“数说”，与“说”意思十分相近。如果一定要作细微的区别，则“数说”一般来说要比“说”的时间长、内容多，甚至是更有条理，正所谓能说出个一二三来。总之，程度更重更强。比如说：“可叫人家数说了一顿。”此词于元代杂剧中极为常见，可知在当时使用十分频繁，如：

【正宫】【端正好】撇罢了腹中愁，则今打迭起心头闷，嫂嫂也从今后休恋别人。若是俺哥哥一一从头问，看我数说你一会无淹润。（元·无名氏《鳏直张千替杀妻》第二折）

【赚煞】……我如今回去见俺宋公明，

数说他这罪过，就着他辞了三十六大伙，七十二小伙，半垓来小倭，同着鲁智深一径离了山寨，到你庄上。那时节我若叫你出来，你可休似乌龟一般，缩了头再也不肯出来。（元·康进之《梁山泊李逵负荆》第一折）

“数说”与“罪过”一词搭配使用，更可以看出它确实比“说”份量更重。再后，到了明代，这方面的用例自然更多，如《金瓶梅》：妇人羞得半日不敢下来。然后下来，被月娘尽力数说了一顿，说道：“六姐，今后再休这般没廉耻！……”金莲吃月娘数说，羞得脸上红一块白一块，口里说一千个没有。（第八十五回《月娘识破金莲奸情 薛嫂月夜卖春梅》）

这段文字中，一连用到了两个“数说”，意思十分明确，故毋庸多言。

有必要说明的是，虽然“说”与“数说”意思相通相贯，但在“数说”一词中，“说”字的真正读音是“算”，在大同县农民的口语中，这一点尤为明显。“说”发音变成“算”或许属于“音变”，或许是二者本来就有联系。大同旧有一句歇后语道：油匠丢了栓——没得说（刷）了。那个“栓”字笔者久疑其为“刷”字的另一读音，因为“刷”字以“刷”为声旁，可见shuan、shua二者本有直接之关系。

除了“数说”一词外，大同方言中意思相近的词还有“数落”“啷当”等其它词语，本文暂不讨论。

韩府

## 随手拍大同



①生态园小景；②灵丘城头会村③东城墙晚照。 志芳 李平 摄